愚慮錄

序

陳君耐庵越中知名士也往年曾肄業於詁經精舍余深賞之歎爲經明行脩之士乃十餘年不相見至今歲而其子以遺書求序則君已古人矣余讀其書皆研求經義者也所著愚慮錄五卷說經甚精如辨三老五更之非三人非五人辨論語過位升堂非治朝之位燕朝之堂又如說冕服十二章辨鄭注周制九章之誤說呂刑其罰倍差辨孔傳五百鍰之非皆詳明有據其食古錄一卷亦多可采中有論火鼈一條因郭注火鼠而及火浣布余昔年曾得火浣布少

許試之良塙惜未得與君共證之也其待質錄中論四岳論大雅抑篇皆疑而未決余皆有說又惜未得與君共質之也至於居求錄誨爾錄頗似宋人語錄然語皆質直有味讀愚慮諸錄見其經之明讀居求諸錄見其行之脩余曩以經明行脩相許洵不虛也三十年來詁經精舍人才頗盛黃君元同馮君夢香皆擁皋比稱耆宿君雖早世然頡頏其間固無愧矣

光緒二十一年曲園俞樾書

跋

師自乙酉歲振鐸閎家閎年方幼甫讀左氏隨伯兄輩請業　師恆異目視之戊子冬以公車北上將辭去解帳之日聚諸弟子詁誡竟復顧閎曰勉之余身後事視爾矣閎逡巡未達其旨且未敢請歸述諸家大人之前家大人憮然曰　師著作等身爾能承其傳乎明年　師還自都下及秋而病閱月而歿閎相隔百餘里未獲視易簀受遺訓蓋有罪矣越一稔校刊遺著未及半閎又適遭大故中止有年乙未冬

師諸父行　梅叔中翰倡貲集腋任校讎之役閎相

助爲理終以因人成事不能無憾集中考異證同闕
疑徵信大旨不外　師平日自道以漢學爲宋學一
語闇懵學不能贊一辭惟謹識其緣起并誌不遂
師及家大人在天之靈當有以責其疏而憫其愚也
光緒二十有二年丙申冬十一月受業應德閎謹跋

余自應童子試目及赴禮部試與耐安宗袞足跡如蚩駢諄諄以學問相劘切蓋三十年如一日也余性麤率又奔走於衣食年踰五十髮星星白矣學卒無成耐安貧與余等晝則借弟治田入夜讀書聞難始止夙耆經訓先會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說文㝷求之他書所異同諸老先所從違每析一疑如決潰癰每抒一見如寫瓶水不樹辯幟不縱謗鋒唯以樸實說理爲主經師之名譟一時然其心力亦疲於此矣已丑禮闈報罷笑謂余曰余比多疾懼不壽幸性若少年或藉茲得苟延余時亦姑應之詎知是

年秋余乞假南旋而耐安病作矣亟偕族步超司馬過訪身倚牀蓐無他言惟以遺文相屬余謂國朝經生多享大年冀其尚可治也乃不數日而赴者遽至年僅五十有一嗟乎吾耐安則竟死矣使天假之算得顯其樸學裁成冑監足正近時破碎骫骳之習卽不然而都講一鄉開牖後學爲功豈纖小哉曾不謂其零落如是之易也余京秩數載深慮有負遺言甲午奉諱回籍告其齊年陳瑤圃京卿及門徐㬎民明經應震伯常博各輸貲而爲梓其文屬族孫葆棠珵董其事其與於校讎者仁和包緬孫廣文同

邑趙雅甫樓殅蔚兩明經樓則其親家也梓既成嗟乎吾耐安為不死矣猶憶耐安之言曰有乞授經學秘要者偉謂稟資愚魯止解讀書又不曉時下經解捷徑味其言直耐安自道耳其於時下捷徑之同不同讀其書者當自能辨之泚筆書此淚痕浥衿裏間旣閱逝者行自傷也

光緒二十二年冬仲梅叔瀚跋

愚慮錄卷一

諸暨陳　偉

甲申

水火二字似即以坎离卦側立爲文古文坤字作巛亦以坤卦側立爲文火字中間从人即坤字之く之小變者說文解水字謂中有㪚易之气者得之解火字謂象形段注云大其下鋭其上恐未然八月下同

肆中碼子之作不知始于何人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當是其鼻祖

左氏傳哀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云車子㪚

者也鉏商名疏引王肅及服虔說以子爲姓鉏商爲名竊謂車子成文似不辭王服以車字讀當得之惟以子爲姓則古人男子無偁姓者竊疑當以子鉏爲氏魯臣之氏下藉者多繫以孫上藉者多繫以子子服子叔子家之屬皆其比

尒疋孟狼尾注疏本孟作孟阮氏校勘記以注疏本爲誤竊謂阮說得之今此艸土人猶呼爲孟謂采取者爲拍孟土人呼孟字作平聲莫紅切按段氏謂孟之古音讀若芒芒與莫紅一聲之轉芒亦平聲是孟字古音本平聲也其穗正似狼尾是狼尾之名與羊齒麋舌鼠尾等艸同以形似得名土人呼其莖爲蘆幹

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下文釐降二女所以試其內愼徽

五典以下所以試其外試之既塙家實巽位之命故卽繼以帝曰格汝舜云云血脈本極貫通大航頭二十八字蓋無足信

人心道心三句似不似唐虞時人語

禮射義揚觶而語下兩以者不二字爲句注疏釋文皆同以者字爲句首不字爲句末它処殊罕見又三年問焉使倍之焉使弗及也兩以焉字爲句首它処亦罕見古經句法固未可凡斷

論語沒階趨進釋文出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集注从之臧氏經義雜記駁之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

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偉謂臧說是已惟以前字解進字似尙未塙此進字當貼下文位字說按介疋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羣臣之列位也是夫子之位卽在階下兩旁沒階趨進者趨而進于其位也故翼如也下緊接復其位句又按儀禮鄉射禮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馬位直西序于庭爲近南三耦自西堂下來向南行而云進者其立位在此也又賓主人降堂適楅取矢亦俛進又大射儀司射自西堂下釋弓適中視算亦俛進皆由堂下或東南行或西南行而俛進者亦以取矢視算

之位所在而言也如此此解進字似較有著落

禮聘義三讓而後傳命鄭注謂賓傳其君之聘命疏引熊氏皇氏說以此通上節為朝之交擯而云其說未盡善偉按朝當交擯聘當旅擯交擯擯介相繼而傳命旅擯則賓自對上擯而語而介無事此文上節明云介紹而傳命則非聘甚明卽云擯介可通倘然紹者繼也相繼傳命則不止上擯一人可知況此上言介下乃言擯經本對文不可通乎故竊謂此兩節當以朝之交擯言熊皇之說得之鄭注儀禮聘禮亦引此介紹傳命以詮天子諸侯朝覲是鄭于彼注本以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而本注乃為是曲說者意特如疏所云聘義之中理不可記朝之傳命耳然按

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鄭彼注云于天子曰朝于諸侯曰問記之于聘文互相備聘禮可以朝禮之文互備聘義為釋聘禮之書獨不可互相備乎至陳氏集說泛引交擯儀節而不指明為兩君相朝似竟忘朝當交擯聘當旅擯之節尤混

子路共之集注既引邢氏說解為共具（此本何注說）又引晁氏說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氏說嗅當作狊張兩翅也而謂如其說則共當為拱執之義偉謂諸說殊皆未安故朱子亦云姑記所聞以俟知者憶幼時聞駱世伯傚園云其向也（鄭用集註為政章義）謂子路聞夫子言而向雉諦視之雉見子

路之誚視冢三嗅而作後舉以質駱師樸菴師甚以爲然且曰夫子與物無心故雉不覺子路未免有意故雉亦覺之又曰如此此解於上文色字鍼鋒甚合偉按此解于晁劉二解仍皆可通

左宣二年傳于思于思杜注多鬚之皃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鬚皃賈逵云白頭皃校勘記引惠氏說及後漢書朱儁傳以于爲鬚思爲白于思爲白鬚偉按此爲嘲謔之辭當與睅目皤腹一例白頭白鬚皆于嘲謔非宜似當以釋文爲得按蜀志周羣傳劉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涿令僻曰諸毛繞涿居乎以裕多鬚故以是嘲之唐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欲爲僧[illegible]笑謂之曰髠去胡頭

豈不妙哉亦以嘲■之多鬚以多鬚爲嘲今人猶然又詩盧令其人美且偲朱傳偲多鬚之皃按上章且鬈釋文以爲髮好皃與多鬚一例疑朱傳得之增韻鬈鬢多鬚也疑思偲古本有多鬚之訓故後人冡制鬍字至宋毛氏乃收之也又按人必鬚上連鬢則鬢見爲多注云多鬢與釋文義亦相通

禮學記相說以解釋文說音悅孔疏師徒其相愛說以解義理陳氏引朱子說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処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爲解皆上聲自解釋爲解音蟹恐是相證而曉解也輔氏廣云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說而解方氏慤云先其易攻之処則難者

亦相說以解偉拔輔方二說得之自先其易者至此四句皆是以攻木喻爲學與下文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四句以撞鐘喻爲學一例嘗觀匠氏斵木遇節目処則留之而就其凹旁易者漸漸斵切以近迫斵之漸深則其節目自然說落說吐活切今字作脫解字當從朱子讀

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偉常疑之謂夫子何不并以誾誾與下大夫何以相去一階之間頓異其聲欬辭气至昨夕始思得之節目著一朝字則此所言者自必爲國家政事斯時諸大夫江河日下其間必有邪說陋議紛起雜陳若一味出以和柔勢必不能折羣議而一衷于是故非侃侃不可特夫子身爲下大

夫於上大夫有名分之限且政柄在焉尤須預防決裂故不得不以誾誾出之第既以侃侃與下大夫則上大夫之誾之者亦自當凜然於名義所在而後我以誾誾接之自無不迎機立轉故能不激不隨此卽德卽才猶想見聖人之妙用而記者特先記下大夫句亦煞有深意至處鄉黨則所言本無甚關繫不問貴賤上下一接以恂恂可矣九月下同

左氏莊十一年傳臧孫達林氏堯叟以爲卽文仲顧氏杜解補正以爲哀伯按顧說是也若達卽文仲周內史無緣儞之於納郜鼎之下其宋大水傳自是兩記其祖孫之言韋氏國語解臧文仲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傳中如子產上句言見於末爲卿

之先石碏士會言見於退老之後皆其比也杜氏桓二年無注以文義本明莊二十八年經注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則莊十一年自不必注矣上文既而聞之是泛謂魯聞其事不貼文仲說

春秋時諸侯之子各自爲氏楚鬬伯比爲若敖子若敖楚君則伯比爲鬬氏之祖無疑宣四年傳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子以其女妻伯比則伯比之子必更無長於子文者乃子文至莊三十年始見傳而桓八年則有鬬丹九年有鬬廉莊四年有鬬祁十八年有鬬緡二十八年有鬬御彊鬬梧鬬班皆在子文之前且鬬祁已爲令尹計先於子文二十

七年而鬬丹鬬廉則先於子文四十年强竊嘗疑之按史記若敖子霄敖六年子蚡冒十七年弟武王五十一年子文王十三年子杜敖五年杜敖弟惲弑之而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八年當魯莊三十年是子文之爲令尹上距若敖之卒百有一年伯比之生子文年必尚少卽令伯比爲若敖末年子其隨母時所生子亦當八十以上然則子文或晚而始舉者故四十年前卽有其弟見傳又按後此三十二年當魯僖二十七年而子文猶見傳則子文之壽蓋百一二十歲矣

論語未知焉得仁仁仁之也謂以仁偁之猶以壽偁人曰善以賢偁人曰賢謂未知其果仁與否焉得遽仁之乎

國語周語上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韋解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偉按戢藏也見左氏宣十二年杜解威謂嚴威禮曰當其可之謂時詩有六月不必皆在冬一時也十月下同

玩則無震解震懼也按震亦威也下文君之武震解本訓威

吾聞夫犬戎樹惇解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按語承上大畢伯仕之終也來樹惇疑此時犬戎君名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解陰陽分日夜同也按謂侌昜之气分散宣布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解用謂田器也按謂民用是莫

不震動恪恭於農耳孝經云民用和睦洪範民用僭忒
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解困民之財取於民也按王棄農功則民亦懈於時而
必至乏財是乃王困之也觀上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
至財用不乏一段可見
司商協名姓解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淸謂人始
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按司商疑即司市以其掌商賈故
又謂之司商名姓謂商賈之名姓即後世市籍也
周語中請隧爲解以賈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者
爲非而改訓隧六隧也按隧即遂字說文有遂無隧韋說
亦古然以下文死生之服物采章及備物大章及叔父有

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等語觀之似貫義爲長左傳杜解同貫

靜其巾冪解靜潔也按說文靜寀也寀即審字似可从本義

縣無施舍解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按縣統言野也周禮縣士掌野鄭注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又云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然則縣居野都之中故舉以該之下文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亦縣國對言義同

晉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解晉執政之人唯畏其强禦難距其欲按强似當讀上聲謂晉執政唯以其强請

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解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按似當以守字句龢同屬下爲句

思身能信解易曰體信足以長人按今本周易作體仁釋文體仁京房荀爽董遇作體信

自后稷之始基解基始也按解義雖本尒疋然始始連文殊不辭揚子方言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言后稷播百穀始立安民之業猶作室者之立基也

周語下偏喪有咎解兩者而亡其二爲偏喪按此句只泛論似不必指定亡二有所喪及喪之未盡皆爲偏喪左氏成十五年傳桓氏雖亡必偏亦不以偏爲半解似泥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解九月陽气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按此蓋用詩抑篇矧可射思之義彼詩云哲人之愚又云有覺德行又云維民之則故州鳩約其文而爲此解气極則賴物終則愈無射爲律之終故命名有儆戒之義

魯語上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解民和年豐爲優裕按優裕即上文莫不供祀也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解爲猶使也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爲戒也按其爲後世當句言爲聖王公後世之人昭其前人能儉之令聞而使長爲人所觀於世語正與下

文先君儉而君侈之及䁯前之令德相照二使字亦自相
呼應
幕能帥顓頊者也解幕舜之後虞思也按左昭八年傳自
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杜解幕舜之先彼疏
引此文謂孔晁云言虞舜祭幕訖彼文至於重之語气幕
為舜之先似無可疑
其可以蓋穆伯解穆伯淫乎莒出奔而死於塗今文伯守
官不失禮故可以掩盖其父之惡按是時穆伯未死而死
於塗四字可節
懷和為每懷解引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按此似當从毛
傳為長懷和不必破字詳見阮氏詩經校勘記

魯語下夫苦匏不材解材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按不材謂不合他材用也不可食亦自包在內如字讀亦通十一月下同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按此篇次論勞逸之後則穆伯已卒矣故篇首云文伯之母然則子主祖祭其實母固當與也但不知即爲主婦如喪禮之女主不必即外主之妻抑於主婦之外別爲其禮俟問

老請守龜解守龜卜人也按左氏昭五年傳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禮表記諸侯有守筮鄭注守國之筮義亦同此文義當同之不指守此龜之人言蓋家不寶龜故老請守龜於朝而卜之敬姜

守禮自與文仲輩不同

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解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昕道本作二百四十斗蓋誤）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按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又四秉曰筥鄭注此秉謂刈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按禾謂稻之連稾者不得以斗計鄭說得之是儀禮四秉曰筥之秉本不冡十籔曰秉之秉言名偶同耳葦以稯爲六百四十斛蓋非唯秉芻假過少疑參訓缶爲庾亦疑

攷

並語介夫工下權節其用解權平也觀其平沈之均也節

節其大小輕重也按如解則其用字殊難通疑當與介夫農下句同解謂權度揔節其所用也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解業創也按旣云修舊法則不當云創尒疋業敘也敘用之謂次弟用之也下晉語則民從事有業解業猶次也此當畧同

晉語一報賜以力解以力謂家臣也按此謂父師君之外有賜我者則弟報以力而已與報生之族以死不得同也不必定指家臣又按其子爲欒賓子賓桓叔傳桓叔武公祖疑武公嘗有賜於其子故其子特插此句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按其子意葢謂武公弟知我之從君耳未知我又將別待如曲沃者也言今

可貳於武公則他日便可貳於如武公者故下云從君而
貳君焉用之解恐非
軀往離散以應我解往令告軀辭往伐驪也按往猶筮卦
之之言兆適於離散以應我也
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按譬之骨鯁於口則
雖有齒牙而以骨之猾於其中則齒牙亦無如之何且不
能不從之矣齒牙謂如里克有權力者以驪姬猾於其中
雖里克亦從之解似欠明晰
不度而迂求解不度利害之本按似宜讀如字謂不循法
度而邪求也於不可謂義尤合
而大志重解大年長也按似當音泰言其志過於重也

辱之近行補音行下孟切按宜如字言辱之其禍當得行也

欲其甚矣孰不惑焉解欲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按欲字與下彼得政而行其欲相照當貼申生說謂殺親而可轉得衆寵彼必甚欲之矣誰能不淆惑其心乎故下云雖欲愛君惑不釋也

雖蝎譖焉避之解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按雖蝎譖謂雖以蝎覗譖也如解則雖焉二字殊贅

晉語二里克辟奠解辟法也按法蓋去字之譌觀補音作步亦切可見 十二月下旬

利方以求入解方道也按廣疋釋詁一方始也人亦謂申

生謂得寵利之後始運權術以求復申生爲太子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解度尺寸也按解讀至度字句偉謂度字當屬下爲句讀入聲猶謀也晉語恪事爲謀恪義爲度言款欲爲申生謀棄寵求廣土而竄伏而申生不敢故下云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其解小心二句尤欠明晰

夫齊楚道遠而望大解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按望大謂閒望大也故亦云望國如解則下不可以走望句殊難彼解望望其力也似强

愚陋而多怨解多怨於我按謂多怨於鄰國

大國求誅出令乃逆解逆謂令民入貢[illegible]按逆謂民逆君

命也上文民疾君之侈也是以豢於逆命言當大國來誅

時君出介絜敵而民乃逆之也

宗國既卑解宗國公族也按此宗國疑指周室言猶言宗周與左氏隱十一年傳鄭莊公謂王室而既卑矣同意

而暇豈虐襃解不暇以晉爲務也按豳風破斧傳皇匡也

鮮不夭昏解昏狂荒之疾按左昭十九年傳札瘥夭昏杜解未名曰昏疏此賈逵言也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謂未三月而死也未名不得爲臣總說諸死連言之耳竊謂本文義當同之廣雅作殙正字昏叚借字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解二國士里克荀息也按丕鄭謂己與里克

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按厚薄皆指公子德言德薄者必以重賂求入我立之而取其賂因使德厚者不得入則晉國之權可以專之與後公子縶同意解欠明晰

懼為諸侯載解載見於書為後戒也按盟誓之言曰載如魯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武仲之屬及晉錮欒氏會商任會沙隨疑亦有與諸侯盟已臣使不納者

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起當自為一章

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以下四君字解云謂獻公也按獻蓋陰字之誤

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解若之也按說文若擇菜

也設若傳引此語謂使誰先擇二公子而立之若本訓擇
菜引申凡擇皆得言之
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偉按夷吾卑辭謂己得入
晉當事秦如郡縣不敢自擅國事是己未嘗敢有晉國而
秦實有郡縣也與左氏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同意而語
更深摯解謂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似失之
晉語三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解禍謂貪惏之禍也按解
以死字句禍字屬下讀偉謂似宜讀至禍字絕句死禍謂
皆殺死不令終也下篇以禍爲違則禍字當貼里丕明矣
荀眾不說解荀使晉眾不說惠公不報秦施按謂不悅秦
伯之弗予糴

舅所病也解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按杜氏左傳
注號射惠公舅也前時秦饑慶鄭欲與糴射勸公勿與今
秦寇深鄭欲公訊射以窮之故公曰舅所病也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解不自降下而背秦也按以下
文絜之不降當自爲句降猶屈也不至負屈於秦也
晉語四每懷靡及解懷私爲每懷每輒懷私將無所及按
下文云猶懼無及則此當从朱子說其所懷思常若有所
不及
設微薄而觀之解微蔽也薄迫也按薄簾也設簾以蔽已
身故云設微薄
是之不難補音乃旦反按此與小疋不戢不難同義宜讀

如字
又樹於有禮必有艾解艾報也按此以樹穀譬言艾穫也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又云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
帝故皆爲姬姓是黃帝子有兩青陽氏抑或有誤字
爲禮而不終恥也解言此爲明日將復燕按秦伯謂旣以
國君饗之而不終納爲國君是謂爲禮不終下四恥也義
同
非此用師則無所矣解非能閑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
也按謂非爲閑恥用師則無所用其師矣
匡困資無解匡正也正窮困之人按窮困之人無所事正
書不能背匡以生蔡傳訓救此似當从之

王饗醴命公胙宥解命加命服也按謂命公以胙內侑幣也內傳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又莊十八年傳文同杜注命以幣物是命字不得以命服言

乃出陽人解出降也按內傳乃出其民杜注取其土而已則謂聽其民之出從也

未報楚惠而抗宋解抗救也按抗楚於宋也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起宜別爲一章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解能才也按能猶順也詩柔遠能邇箋能猶侞也孔疏當順侞其近又云侞者謂順適其意也

晉語五乃有賈季之難解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采於賈字季它按以賈季賈它爲一人蓋非

爲君故也解爲欲尊明君道也按君疑指靈公言聲昪致討所以成靈公之爲盟主也詎上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可見

晉語六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解幾人言必多也按必當作不

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解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按地猶基也秩積也見說文　不積則明年復生故下云其產將害大

其產將害大解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按害大統言不專指大臣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偉按此文子慮後之語謂晉侯誅三郤書偃弒厲公是已解蓋失之

殺三郤而尸諸朝解產將害大是也按解所云宜迻置以東一乘下

納其室以分婦人解室妻妾貨財也按旣云以分婦人則妻妾字無當

塞井夷竈非退而何偉按兵法兩軍相持先退者敗但楚陳旣壓晉軍戰地迫狹不退不能陳而退又不可故軍吏患之今旣塞井夷竈平其地以爲戰場則離楚軍較寬展不退而與退無異解蓋失之

晉語八叔向聞之夕解夕至於朝按左昭十二年傳右尹

子革夕杜解夕莫見語九士茁夕焉同

而以信復之解覆驗其忠按謂覆幬諸侯

求治之不求致也解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按致謂推致其情取鄭非叔孫意若推致其情舉不當加於叔孫然圜不能然也但知治之而已

晉語九無敗用解用兵用也按敗用疑謂成廢疾

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偉按以牛喻范中行氏也畎畝之勤謂牛之爲若耕於畎畝閒冉伯牛名耕是牛耕古本有之解蓋失之

沈竈產鼃解沈竈懸釜而炊也按竈沈於水故產鼃解義須一轉

鄭語南有荆蠻解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按荆楚也蠻羣蠻也左文十六年傳羣蠻聚焉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解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也按民卽謂幽王言王自棄天子之尊天必從之也疏下文自見

味一無果解果美也按解義不知何本竊疑當音顆莊子逍遙游腹猶果然釋文飽兒

楚語上秋舉降三拜解拜善言也按拜其將歸己

以還軫於諸侯補音還音旋按宋氏蓋以解同車二字而爲此音偉謂還當爲環之叚借謂環歷也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解至適也適於神明謂夢

見傳說按此特言武丁之德至於神明耳不指夢傳說事觀下文若武丁之神明也句自見

夫子不能違若敖之欲解若敖子夕按史記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即鬬伯比之父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是若敖乃楚先君而子夕爲子不父不應與先君同號且楚謂未成君敖子夕尤不當以敖名疑有誤

楚語下生乃不殖解殖長也不長神不降以福也按此泛說不指神降福言覩上下文自見

糗一筐解糗寒粥也按說文糗熬米麥也寒粥非可盛筐之物

夫事君無憾解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按言不當有所恨

也

怨而有術解父死而怨故有術也按術謂展詐毅直周也

觀上文自見

吳語而天奪之食解稻蟹之屬也按此泛言不當以後注

前

以從逸王志解從隨也按從縱之叚借

出火竈解出火於竈外以自燭按此葢與內傳晉陳於軍

中塞井夷竈而疏行首同意出謂出之於軍外

搢鐶解搢振也按圓郭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鐶鐶非可振

之物說文搢插也似可从本義

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解若汝

也按其歸自爲句若已謂病倘得已也

遷軍接緐解上下皆緐也按接緐疑地名族攷

宋鄭晉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按陳蔡二字疑衍二國之亡久矣

越語下無是貳言也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按貳即毋貳尒心之貳謂疑也惑也無毋通句踐謂蠡勿爲是貳人之言故下云吾已斷之矣

書故有爽德今本孔傳湯有明德或云傳讀至上字句按照疏自當以德字句蔡傳爽失也故汝有失德按國語實有爽德韋解爽亡也亡亦失義又詩其德不爽毛傳爽差也差意亦近失彼二処爽德皆不可作明德解孔爲失之葢盤庚意在責民不

遷義自當貼民爲長又按尒疋爽差也似韋蔡又不如毛訓爲古

左氏成十年傳饋人爲之召桑田巫陸氏釋文爲如字林堯叟云饋麥之人爲景公召桑田之巫近讀多从之按如林說則爲字當讀去聲竊疑陸氏爲長饋人爲之句爲治也獻麥既至景公已使饋人烹治之矣自以爲必得食新乃召巫而殺之下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機鋒尤緊

論語弟十二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胡氏謂當在弟十六篇其斯之謂與之上朱子謂其說近是今讀皆从之偉常以爲疑夫夷齊之行庸行也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豈以爲異哉民之所以到今偁之者亦以各有此庸行之

德於天性中故一聞夷齊之風其偁之自歷久而不能已若必以夷齊爲異則將以衛輒爲常乎且因異得偁乃索隱行怪後世有述之謂又豈所以目夷齊者哉竊謂此節通上二節爲一章章旨爲思求志達道者而發故第一節文勢趨重弟二節其未見其人也句有無限欽慕思念之神故又言齊景公唯不能行義達道故雖有馬千駟而死日無偁以其人不見卽忘也夷齊惟能隱居求志故雖餓死首陽而到今偁之以其人不見可思也故曰其斯之謂與深歎民情之公與己同也古人引証處率多文似不接而細求之則意實相承如禮坊表記等篇及孝經往往如此以其通上爲章故齊景公上無孔子曰字其十二篇所云則謂人情之所以忽愛忽惡者誠不以其富

亦祇以其異言其未必有所爲而爲乃是人情好異而然二語正是惑字鐵板注腳注疏雖從原文立解而前後皆不明晰宜其致後人之紛紜

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孔疏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偉按輤似當謂載尸之車飾曾子問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柩字指尸言）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義本甚明此注疏云然者以下文云遂入適所殯無大斂事

耳偉謂此乃文略不具經所恆有而疏意以適所殯爲不升自阼階之證然旣云至於廟門又云惟輤爲說於廟門外則其自門入甚明旣自門入則必自阼階升矣且下文言大夫之死明云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車旣同名爲輤儀節亦復相同則又何疑十一月

乙卯

花朝獨游倉聖祠拜之因思神之作字必始於一字次則十字又次則五字又次則二三四字又次則七八字又次則六九字至百千萬三字則大後矣億兆等字是否神作未可知也何言之伏羲畫卦始於一畫則神之作字必與

之同無疑惟卦取義於重故一之後重其一而爲四彖字取義於遺故一之後遺其一而爲十數始於一終於十故以十爲終數字凡作字皆先有音而後作字以實之以天下節月莫大於此也五之本字作乂乂者十之半故邪遺其一以當之至二三四字畫數尙少故卽以積畫爲之四之本字作亖也至自六至九則積畫太多乂字且不可爲況其上乎因以七八爲乂十之中故曲其十之正遺以爲七分其乂之邪遺以爲八七近乂而生於十八近十而生於乂者亦遺意也又卽八之分乂而連分以丄以爲六卽七之曲十而繫曲於衡以爲九所以變七八以爲誌也六生於八而九生於七者亦猶七九之遺乂十也至於百字則依倚於一而諧

聲於白千則依倚於十而諧聲於人則其在諸字已作之後可知亦以見一十二字之爲大端也萬之本字作万則台百千二字之首爲之億兆等字義無可尋故未敢必爲神作此皆从艸昧時著想然未知果有當神意否也二月下同

論語敬事而信集注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偉按信字所該甚廣不知朱子何以專貼民說豈舉重而言歟

易繫辭下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韓注四之多懼以近君也後儒皆从其說故解不利遠者句牽强竊謂近也句當貼二多譽說易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內有近義外有遠義二四皆柔二近在內故多譽四遠

在外故多懼故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十月下同又其柔危其剛勝邪韓注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竊謂此剛柔以卦位言不以卦爻言韓說殊近飾外生枝吳氏謂專指五言胡氏謂專指三言說雖殊而誤則同此二句乃總結兩節之文凡重卦以上下言則上爲貴下爲賤以內外言則內爲近外爲遠二四皆柔柔不勝任貴不利遠故四多懼三五皆剛剛利遠勝任貴故五多功故曰其柔危其剛勝危則必懼勝則有功義自明切反是則柔譽而剛凶不言可知矣

儀禮士冠禮卦者在左敖君善名繼公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此不言坐則是立也其亦士禮異歟立則卦時乃坐既

乃與偉按此亦當坐文不具儀禮如其比者甚多敖說蓋非

又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按敖少退文則主人亦西面可知敖氏引少牢禮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不合

朱子曰凡牆在堂下者謂之壁在庭者謂之牆按堂下卽庭不知如何分別見士冠禮東序下御纂引

朱子曰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按似宜偏東

儀禮士冠禮屨夏用葛又冬皮屨可也賈疏春宜從夏秋宜從冬敖云若春秋則或先皮後葛或先葛後皮偉按經文似特舉寒暑之異者而言其他則當與衣裳同用緇若

布矣
詩出車喓喓草蟲章箋謂近西戎之諸侯思南仲頗近節
外生枝故朱子易之然朱子謂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
之亦恐未安蓋人君為出征者敘室家之思施於士卒則
為入情施於大帥則嫌近褻此當為君自敘思南仲之情
十一月下同
又凱風序以為詩人探七子之意而作朱傳以為七子所
自作僚按朱傳如此比比者甚眾往往序得朱失然無如此
処之害義為尤大夫母不能安室此人子至不幸之事以
人情而論苟事相連近即為人子所萬不欲言豈有將因
此自責之意反播之詠歌使達眾聽尚得為有人心乎故

謂七子以母不安室自責則可謂七子以因此自責之意作詩則斷斷不可或疑孟子有凱風何以不怨語似當以七子自作爲長不知小弁之怨固亦太子之傳作也

又小疋胡爲虺蜴傳蜴蜥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疏喻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朱傳蜴蜥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偉按尒疋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郭注別四名今按守宮在壁雖形似而實非一物釋文以在壁者爲蝘蜓與守宮爲一物然今人所在草澤者爲蠑螈似與守宮爲二物若守宮則爲在壁者無疑然皆無毒世謂守宮有毒然實無毒辨見李氏本草綱目且蠑螈亦從無指守宮言者不能螫人而避人甚捷似當从注疏

儀禮大射儀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

次繼三耦以南偉按此特以分別賓及諸公卿降適之不同其實賓未降也特爲下目耳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乃其實事注疏及敖氏吳氏名廷諸說似皆未安
華

書禹貢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自言教化不必復牽扯治水蓋自九州攸同以下乃總結禹功九州攸同六句言水土平也水土平故貢賦成故繼以六府孔修五句貢賦成故封建定故又繼以錫土姓封建定故教化行故又繼以本文二句意則相承而義自各完呂氏伯恭仍以治水言謂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意以人不距禹之治水言未安此條蔡傳分節甚當義亦勝於注疏惟近人多宗呂說反致牽扯故辨之

儀禮大射儀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注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下文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
以南疏亦以次北之位言敖氏易之以適次爲入於次中
諸儒多從敖說偉按上文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則三
耦本有次北俟射之位至此第二番射旣云大夫從之降
適次立於三耦之南又云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而
至公卒射之後始云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言諸公卿則大夫可知
則諸公卿大夫前所云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者明在三耦
立於次北之位之南至此始入次而取弓矢也又下文三
耦旣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如初
位在入於次之前則諸公卿大夫次外固有位矣不位於

次北三耦之位之南更將安位乎且大射自三耦以至士耦蓋不下數十人各各並立次亦斷不能容注疏不誤也

丙戌

禮曾子問奠而後辭於殯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時解多讀如字謂辭於殯者告殯以啓期也竊疑鄭音得之而義似未然按周禮反哭有弔賓殷弔於所葬辭於賓謂釋辭於弔母之賓也蓋自啓及葬不奠父殯時辭不行母遺既等奠恐不可發器未然故反葬急於奠父殯既奠而後釋辭於賓以不即變弔之故如此而後學較有著落通節文義亦較緊通六月下同

又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僞按公

館公所特造之客館公所爲則公屋本不以爲客館者君命舍已即得與公館同鄭注君所命使舍已者不誤其注雜記云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鄭彼注特舉公屋之一端言之然義自可通疏誤會本文注義云公所爲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処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槩與雜記注相背又疏解卿大夫士之家句則以非君所命私相停舍言之按爲君使而私相停舍亂世固自有此然豈制禮者所指且曾子明言有司所授舍則非私相停舍槩然○其私館所以不復著爲疑於主人自死之嫌若公館與公所爲本無常処之主人即離宮別館亦非君復所及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故知不及離宮別館故無所嫌

禮玉藻五十不散送鄭注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偉按注謂始衰不備禮是已然所以不備禮者爲其精力有所不堪耳若麻之散絞何與精力之有且曲禮云七十惟衰麻在身是雖七十其衰麻尚無異何五十便不散麻乎竊謂散本訓雜肉引申之凡一切非正而要者皆爲散如散樂散綏散車之類不散送謂精力始衰非至親之喪即不送耳 九月

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偉按季氏之欲取顓臾是病根故家致與顓臾結成釁隙而此時顓臾又較强季氏家決意伐之以絕後患仲冉二子於夫子東家數言必非一無見到其不欲實是本心但恐力諫以阻季氏而已又不能家

彌其釁曰後顓臾曰熾季氏或反爲所滅雖諫止理正處非臣子忠於所事之道以此二者交戰胸中轉將釁隙之生本由季氏欲取顓臾忘卻一邊故夫子提出欲字以痛責冉子且亦不謂顓臾一無足慮但此君弱臣强嫌隙已生卽不伐顓臾亦慮不免於禍若顓臾復入季氏則强弱愈形禍之立至有萬萬於顓臾者故責二子不能來遠人卽帶入分崩離析云云意謂二子誠欲忠於季氏其爲季氏憂固有萬急於顓臾者集注謂之歸咎季氏謂之與謀恐冉子必不至此且苟如此又何事來見爲補錄丙子十月下同

又子游曰事君數章集注引胡氏謂求榮反辱求親反疏偉按天下原有以數爲求榮求親之人但言子此章語气

似不爲此等人發似宜曰是以盡忠而獲罪盡誠而見絶也

詩斯干朱傳以四章爲詠堂美五章爲詠室美竊疑四章似言觀其外五章似言觀其內四章義翫四如字可見五章由庭而楹而正而冥正謂堂冥謂室室無楹庭在堂下

論語寢不尸集注謂惰慢之气不設於身體竊疑如尸不得謂之惰慢疑此句與下句當一例看禮在牀曰尸其寢之手足身首皆有一定儀則亦猶賓祭有一定之容也聖人寢居不拘拘於此此正形容聖人灑落從容処　丙子十一月

丁亥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司
馬貞索隱謂經典無文偉按左氏昭七年傳子服惠伯曰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
君是周公實有適楚事但其本末未知果如史記所云否
二月下同

儀禮既夕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褌襂
賈疏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偉按
欽定義疏謂男婦皆設明衣裳而婦人又多中帶則疏說
非也襂卽衫字褌襂婦人褌內褻衣今時婦人小斂猶設
此謂之帶者須帶繫之

又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注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

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疏實與奠二處皆
巾偉按具猶葡也此句與下觶俟時而酌句相呼應謂籩
豆之實已葡設於饌時觶則未實須俟時酌耳皆皆籩豆
也明觶未酌不巾

禮大學之道陸氏音義大舊音泰劉直帶反是則朱子訓
大人之學者乃从劉說偉按如舊說則大學即國學竊謂
古之國學正是教人學大人之學若必別大人之學於大
學將視二帝三王之大學爲何等乎恐當从舊音

江慎修鄉黨圖攷立說精當惟解非帷裳必殺之指孔疏
深衣裳說爲誤則未爲得按孔氏玉藻疏幅廣二尺二寸
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

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闊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爲七尺二寸下埀十二幅廣各尺二寸爲一丈四尺四寸江氏駁之謂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非法服之制其自爲說則云布一幅正裁爲兩幅上下皆闊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爲縫每幅上下皆闊九寸凡用布四幅裁爲八幅各去邊縫八幅上下皆闊七尺二寸爲裳之前後又布一幅交解爲兩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兩邊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凡用布二幅裁爲四幅各去邊縫狹頭向上寬頭向下爲兩旁之衽江之以深衣裳證非帷裳必殺者如此偉按衣取適體不能無殺亦猶宮室器用之不能無殺也古人正於各殺処

見其正必如江說則屋之椽車之蓋皆無一不殺又將皆以偏邪目之乎且既謂之偏邪則無一而可即如江說而兩衽何以獨可偏邪乎又帷裳七幅必幅幅有襞積則成裳之後幅幅皆上狹下寬是亦幅之殺也帷裳爲朝祭正服可幅幅皆殺而深衣之裳何獨不可乎且裳之爲制要縫半下必幅幅皆殺然後衣之於身乃皆正偉所以謂古人正於各殺處見其正也如江說則衣之於身惟前後中縫正耳餘縫則眞無一不偏邪矣又深衣裳惟幅幅皆殺故須交解爲十二幅如江說前後中四幅皆正裁則幅布而既裁爲二復縫爲一又何爲者乎又如江說前後中四幅下垂僅九寸而兩衽下垂則尺八寸鑲闊衽於狹幅之

旁其上則又成角尙成法服乎且何以應十有二月也又鑲衽與正幅敵至衣之必齕此則縫人皆知之矣然此猶論深衣之裳耳若非帷裳之裳則必如帷裳之式爲前三後四可知然則江所謂下寬尺八寸上成角之衽又將何所施乎此尤不辨而明者也故竊謂江之說深衣裳誤其以此證非帷裳之裳則尤誤朱子从孔疏故云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無襞積而有殺縫不誤

離經辨句亦非易易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舊讀簡字分句偉疑依集注云云似當以敬字讀而行簡合下爲句然終以與居簡而行簡句不一例爲疑後思得臨民本須敬簡兼到舊讀不誤朱子特就便成文耳孟子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舊讀之字分句偉疑當湯字讀而說之台下爲句於文似較順後思得伐夏救民孟子是舉其實事不是約其空言語與上堯舜君民下正天下相照射舊讀亦不誤（三月下同）

易樽酒簋貳用缶鄭氏康成王注陸釋文程傳皆以貳字屬簋虞氏翻朱子引晁氏說皆以貳字屬用缶說經家互有所主偉按象傳以樽酒簋貳爲文（陸釋文出樽簋云一本有貳字或謂沿李鼎祚本而誤當然）則貳字屬簋本無可疑而諸說紛紜者蓋解家皆以一樽酒貳簋柔立說而經乃云樽酒簋貳於文似爲不順故不得不爲別說竊謂如諸人說則論語迅雷風烈句法正同又將何說乎然偉謂此文又自有說按禮玉藻

凡尊必尙元酒又云唯饗野人皆酒是樽之无明水而獨有酒者乃儉之至𥁕之見經有八𥁕六𥁕四𥁕至貳𥁕亦儉之至（貳二古字通）是則樽以酒見儉𥁕以貳見儉故云樽酒𥁕貳經文本无不順也餘見王氏經義述聞

禮喪大記甸人取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孔疏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処取屋外當厞隱処薪義亦通也偉按居屋外必不能皆有薪新取之薪亦不可爨熊說之誤不待辨疏謂復魄人所徹云云蓋以鄭氏儀禮士喪注復者降因徹西北厞爲據然經中皆無復者徹西北厞文（彼經云降自後

西榮此經云降自西北榮皆不言徹屏鄭氏正以此文所徹二字無著故特於彼文爲此說覲賈疏謂諸文更不見徹屏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其爲依附此文立說明甚竊按徹毀也詩徹我牆屋鄭箋徹毀我牆屋所徹廟謂所當毀之廟也諸侯則高祖廟卿大夫士則祖廟取其屏薪者示毀之之漸也屏當從舊說訓屋簷與穀梁文二年傳毀廟者易簷可也義正互相發賈疏引特牲饋食屏用筵謂屏隱之処陸釋文又一說云舊作屏門扉也按屏隱処不必有薪室西北隅無門皆不可从

禮大傳五曰存愛鄭注存察也察有仁愛者陳氏集說人於親愛易辟有以察之則所愛一出於公偉按如注說似

與上舉賢複如陳說則與上四事不類竊疑存愛當謂恤孤謂存念所當愛者耳如此解似於上親功賢能爲併

又少儀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鄭注齊謂食羮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偉按鄭意齊字作調和解竊謂調和當在釜鼎不當在手上此齊郎曲禮徹飯齊以授相者之齊鄭彼注齊醬屬也得之彼下文云獻熟食者操醬齊齊與醬並言則爲醬屬可知執之以右由便居之於左執者之左於食者爲右儀禮士昏禮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又云設對醬於東鄭彼注壻東面設醬在南爲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爲右皆以右手取之爲便亦得之

又凡羞有湇者不以齊鄭注齊和也疏引庾云湇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又引賀瑒云凡湇皆謂太羹太羹不和也偉按賀說於文气不順不待辨庾謂羞有汁得之其下云云亦未然經云凡羞有湇著一凡字兼總太羹鉶羹之屬而言齊亦謂醬齊鄭訓和失之蓋醬齊爲食主凡食諸殽必以之爲佐唯有湇之羞則佐醬以食反不得味故不以也儀禮士昏禮乃食以湇醬謂食殽或飲湇或啜醬耳非謂以醬佐湇今人食饌之用湯者皆不便佐以醬猶古也若訓和則以字爲賸

書君奭越我民罔尤違蔡傳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偉按僞孔傳此節文義甚紆曲自台从蔡蔡以於訓越亦

本偽孔然義終難通朱子連上句弗永遠念天威爲一句
云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義亦未安故
蔡氏亦不用師說竊謂越曰也尒疋粵曰也尙書有越無
粵越卽粵之叚借大誥文侯之命越字魏三體石經作粵
召誥越三日丁巳說文粵篆下引作粵皆粵越相通之證
又盤庚上越其罔有黍稷陸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曰則又
越通粵而讀爲曰之證又漢書揚雄傳越不可載已集注
越曰也則以越本通粵故越亦得徑訓曰也蓋周公謂我
亦不敢安然負上帝之命弗永遠念天威而曰我民罔尤
違者此與上句正所以指寧於上帝命之實如此解似較
爲直截順當今本蔡傳越作曰阮氏校勘記引盧文弨云

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按越本可訓曰正不必改字也

禮深衣續衽鉤邊說者紛如偉按鉤邊鄭注謂若今曲裾江氏永申之謂用布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按當通衣而下不獨裳也）得之續衽者按說文衽衣裣也裣字亦作衿作襟續者謂以布續前左裣（知續在左者以衽之掩処須當右旁）上爲曲領下與左裣連下通裳以掩右旁鉤邊之外蓋古者朝服皆直領直領則直裣（按朝服近裳処亦略相掩觀生則右衽死則左衽可見但大致爲直）耳其裳不連深衣裳須連衣左右衽不得直下故必續其左衽使掩至右胳下然後要下可屬前六幅之裳衽既續而右掩故其領不得不曲故深衣之領獨名袷見與朝服之直領異也續衽之領曲而向右則其近右肩欲轉向胳

下处勢不得不作方形故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朝服之衽與領直下則衽在前中深衣之衽既續之右掩則衽自在右旁矣故玉藻云衽當旁也唯衽當旁故掩右者不能更使掩左是以襲尸不用深衣以不能如朝服之可爲左衽也然則深衣之制大似今之長衫惟前後下袪各爲六幅裳形爲小異鉤邊卽今之小袪續衽卽今之大袪續或爲裕〔注見〕續其衽故此衽獨見爲裕裕衽卽大袪義也朝服之直衽卽今所謂對袪但近裳处則互相掩爲不同耳

書君奭敘文王五臣不及太公孔疏引鄭氏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蔡傳引呂氏云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

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偉謂大公功烈昭灼耳目周公雖隨意而言亦不應遺忘呂蓋失之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同為三公比肩事主又金縢屢並言二公周公何為謙不自比鄭亦未為得或疑是時太公尚存周公不及者避面諛之嫌此似較為近理然按序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則周公已代居太公之位太公之已薨可知則亦非也竊按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文王嗣位文丁十三年陟子帝乙嗣九年陟子帝辛嗣三十一年西伯得呂尚以為師四十一年西伯昌薨是文王至暮年始得太公太公者於文王為新進之臣五臣以虢叔為首虢叔文王弟又南宮本姬姓則括亦公族又史記載散宜生閎夭素

知而招呂尙則太公歸周時二臣已久事文王是則五臣蓋皆文王舊臣而太公爲新進周公方以倚畀舊臣之意告召公故不及太公宜也此正與上文敘殷臣也於武丁舉甘盤而不及傳說同意於文王不可列太公故於武王亦豕不及文勢然也

參差之參今人皆讀倉含切不知誤始何時按說文參之本字作曑所今切或省作㕘隸變家作參商星也段云商當作晉說是其得引申爲參差者參之三星不齊故段謂彡象三星不齊之形不齊即參差義矣其說文作篸作槮文選甘泉賦作嵾亦作篸皆一字也篸取義於竹之參差說文篸差也槮取義於木之參差說文長木皃引詩曰槮差荇菜嵾參取義於山之參差

更無它義篸槮徐氏皆所今切嵾顏氏初林切參差荇菜陸氏初金切朱子从之無讀作倉含切者唯參廁之參則字當爲驂之叚借合讀倉含切說文驂駕三馬也倉含切三馬爲一馬廁二馬之間故引申爲參廁義其又訓爲三者亦當爲驂之叚借驂之本訓駕三馬引申則凡三皆得言驂此說文通例也若徑改讀爲三或并改其字爲叁則俗音俗體矣至曾子字子輿則名參當讀作驂而陸釋文於三省章則云所金反又七南反於一貫章則唯收所金反而不及七南朱子从之恐皆非

禮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疏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解經家以君有朝會疾

病不及視斂釋之偉謂此不關視斂不視斂下文君於大
夫在殯三往焉則視大斂後君固有往者矣其禮合如此
其前此不及視斂而往者固亦包在內然非經所專指至
陳氏集說乃謂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
後亦往竟將上文於士旣殯而往一句亦忘卻尤誤
又祭法幽宗雩宗鄭注宗皆當爲禜字之誤引春秋傳曰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爲據竊謂
幽宗雩宗爲祭星及水旱之壇名禜卽祭也恐不宜牽混
譬之內祭祀幽宗雩宗則清廟閟宮禜則享也其不得言
清享閟享明矣似當作六宗之宗解爲得疏以禜爲壇域
引公羊傳朱絲營社爲證旣嫌牽强又謂鄭引傳文者證

經中宗爲禜禜是除去凶災之祭立說尤歧
孟子故國章言用人去人忽插入可殺一節初讀似覺不
類細思其故蓋因宣王好殺臣下其無親臣者非特去之
尤多殺之也故孟子於去之下即論殺之當緊貼殺臣不
泛指用刑說觀君之視臣如土芥孟子至比之寇讎則宣
王之好殺可見
又莊暴章言樂忽插入田獵蓋因宣王好田故孟子借端
及之正與魏絳論和戎忽插入有窮后羿云云同乃人臣
借逕納忠處觀幾囿四十里殺麋鹿如殺人罪則宣王之
好田可見
書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下接乃惟爾辟云

云蔡仲默謂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偉謂書爲誥殷多方而作於並提夏殷後即緊入殷事文勢宜然蓋無闕文下二章亦是援夏比殷非並列

詩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以爲刺莊公朱子皆以爲鄭之國人愛之而作偉按左隱元年傳云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云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曰命曰收則非鄭人心悅誠服可知不過要結脅制之爲耳觀其後子封不過以二百乘伐京京即叛太叔段私邑且不愛段況通國之人乎似从序說爲長其曰悅而歸之曰得眾乃申言刺之之意詩人所以聳莊公之聽者其命意措辭乃尒非便以爲實事也左氏傳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意亦同此四月下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箋一梂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疏引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卽驗之云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按疏駁王說得之其申箋則云梂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梂滿升叚多爲喻非實也說未爲得偉按梂卽莍字古字通用尒疋椒其實梂郭注有梂彙自裹又椒榝醜莍郭注莍萸子聚生成房皃說郭義是椒實之梂與椒榝之莍字或可通而義則不相冢也段若膺於梂篆下引此箋謂此叚梂爲莍今俗語謂緐多叢聚曰一梂椒于每梂數十百顆詩人言其盛則曰每梂將盈升按今驗椒實正如段說義與郭正合孔氏誤以椒實之梂當

之故家難通郝氏尒疋義疏誤同邵氏尒疋正義說歧禮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鄭注含桃櫻桃也疏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偉按今櫻桃穀雨始熟立夏而盡故漢書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而左思蜀都賦亦云朱櫻春熟是櫻桃非仲夏之物王氏引之謂漢春獻櫻桃正當始熟之時月令仲夏始薦者本因嘗黍而薦含桃非特獻故不嫌遲今按櫻桃極柔脆不堪久留必不能藏至仲夏王說非也且疏謂此果先成今按仲夏早黍熟梅杏諸果成者多矣疏說亦非也竊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桃十九櫻桃十含桃是含桃櫻桃本爲二物故郭景純楔荊桃注唯云今櫻桃不引月令含桃又按阮氏

校勘記含桃櫻桃也宋本櫻下衍汝字竊疑含桃漢時或別有櫻汝桃之名故鄭卽以今名解之宋本正非衍字而後人以陸釋文及廣疋含桃櫻桃也文反改鄭注耳又按釋文含本又作函含函皆有大義易含宏廣大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注函宏寬大也又函鍾亦作林鍾林亦大也而櫻桃甚小名亦不倂而高氏注呂覽仲夏紀及淮南時則篇並云鶯鳥所含故言含桃其說近鑿王氏郝氏駁之良是惟桃種極多見本艸李氏注者有二十餘種今不知何者爲卽含桃其所謂五月桃及齊民要術之夏白桃則皆早熟今民間夏至日祭祖多於二種桃擇一以爲其禮猶存古意其桃則未知果卽含桃否未能汎斷也

曲禮下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鄭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按經首言大夫士見於國君則爲泛指君臣相見禮甚明注意亦泛指其兩引聘禮者以本國君自勞其臣自迎拜其臣經中匙證故卽兩引聘禮證之其云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者言答拜見爲所勞者之必有拜也云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謂介私覿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請受介聽命上介奉幣入門左公再拜按介覿不受於堂公於中庭向介拜之此爲迎拜也其實上介仍答拜鄭特以證迎

拜疏不達注意皆以聘禮釋之家致轇轕其釋迎拜不答引聘禮公迎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爲證不知聘禮公之再拜乃所以致敬聘君使者禮不在己故辟而不答覲昏禮使者亦不答拜及聘禮郊勞致饔餼諸節使者皆不答拜其不答不係於迎拜之爲君可知疏所釋皆誤又按聘禮使者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此則本國君自勞其臣臣再拜稽首之徵鄭偶不及耳其迎拜已臣者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是其徵然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則不敢答拜之禮春秋時已不講矣其失禮蓋與今拜乎上同也

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俗解作而胡爲易之以羊致下宜乎句接不上固非焦氏循中趙注謂我非愛其財斷句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偉按如焦說於宜乎誠爲一气惟財字斷句則於上句是誠何心哉神理殊有隔礙竊謂此仍當如時讀財字讀也字句葢此句承是誠何心句來乃宣王心口相商語謂我明明非愛其財而竟易之以羊則宜乎百姓之謂我愛矣是誠句神理全在而字也字中透出細味自見焦之申注亦未見果爲注意

寡人如就見者也偉按尒疋如謀也猶俗言打算意孫疏訓往殊曲時解訓作欲尤無理焦氏正義亦引尒疋而貪

於尊注轉致糾紛

禮祭義其進之也敬以愉鄭注進之謂進血腥也偉謂此進字與下文退而立退字對謂近就几筵前也以近親故色敬而兼温愉若近親而無愉色是自疏其親矣故下文云進而不愉疏也上文其立之也謂立於戶內祝右之位此其進之也謂近就筵前下文其薦之也謂薦其薦俎退而立則退自筵前而復立於初位已徹而退則徹其所薦而爲終事之退矣經文本自首尾相應

其薦之也敬以欲注欲婉順皃按注蓋依倚下文愉色婉容立說殊爲望文生義偉謂此欲字卽上文如欲色然之欲陳氏澔云如見親有倚之之色得之鄭注謂見欲女色以愉之誤特彼貼親言此貼孝

子言亝孝子自散亝致亝以來思親所嗜而致極其味至於方薦則此意尤切故悉心代親思味而不覺欲色之發於面其著字甚微妙非身歷其境而極思之未易領得孟子是以我爲悅者也又云是以長爲悅者也趙注解上一句愛从己則己心悅解下一句所悅喜老者在外按注義本明朱子謂愛主於我敬主於長只大概說不貼解悅字而俗解家謂悅字依朱注作主字看殊大謬今但當申注注云愛从己則己心悅者謂吾弟愛秦弟不愛是愛从己心所悅而發故曰以我爲悅云所悅喜老者在外者謂若不敬則老者意必不悅是吾長楚長皆敬乃所以悅此老者故曰以長爲悅告子認情作性凡事皆依情立說故

皆以悅言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朱注引張子說謂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偉按立法宜均不應有或廛或不廛之歧竊疑法謂賦稅之法卽征也謂賦其廛則不征其貨征其貨則不賦廛取一不兼二也戰國時蓋兩取之故如此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周禮絘布總布是征貨之布廛布是賦廛之布其變征言法者欲見不多取意其或賦廛或征貨不同者貨有精粗貴賤及佔地不佔地速售不速售之殊不能執一稅法不同乃正所以致其平也此經趙注及鄭司農說鄭說見廛人注皆未愜不復列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是文王治岐政故與周禮不合治天下固不能與治一國同也

詩民勞板序皆以爲刺厲王而朱子皆以爲同列相戒竊翫詩中文義其爲同列相戒無疑鄭箋多强說然序謂刺王或亦非盡無據葢以戒同列之詩陳諸王乃即所以刺王如孟子以責孔距心語爲王誦之亦此意朱子彼注亦謂欲以諷曉王諷曉即刺意矣若全不涉王恐不宜在大疋

禮祭義稱諱如見親疏謂廟中上不諱下偉謂殷禮本不諱也云諱追言之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王氏匯參引三山潘氏說謂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

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王氏按云此条於爾莫字直透重圍諸家駁之非是偉按潘說之非本極易見王氏所以取之者蓋嫌諸家所闡發於爾莫字終未醒豁竊謂此特中庸著意鞭辟語莫字正不必過爲剔抉

書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蔡傳尸天子亦無義理大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偁序書亦用其例謬矣偉按尸主也見尒疋釋詁必如蔡說則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季蘭尸之敬也又作何解乎且古文所謂

大康尸位義和尸厥官者尸亦非貶詞正是先尊其分位然後折入逸豫與罔聞知愈見無可逃辠正與左氏襄四年傳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昭九年傳屠蒯飲工曰女爲君耳飲嬖叔曰女爲君目等句文勢相似蔡於彼亦似未得理解

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鄭注以讀作已句絕吳氏澄讀得字句絕偉謂二說俱似未愜竊謂上十二字當一句讀謂尒以人之母嘗試己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試巧卽於女爲病乎病猶病不得其眾之病謂憂也言儻使康子之母不死女豈將以不得以之試巧而反爲憂乎深譏之也二者乎字自相呼應成文上篇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二也與字亦自相呼應成文句法正同陳深源又一說作一句讀得之而云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說曲

詩不留不処三事就緒毛傳爲立三有事之臣鄭箋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処於是也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曹氏粹中輔氏廣張氏榜徐氏鳳彩皆宗鄭而不用豫告之說偉按此章方戒師旅若卽言還師安農則下三四五三章大言戰事者又如何接得去鄭之易毛正見及此故以豫告言之惟方命休父陳行戒師又忽命豫告徐人亦嫌孱雜其云使軍將豫告尤屬經外添出竊謂此當爲召公敘休父整師之敏

捷上左右陳行四句是王命休父之辭故此二句乃實敘陳行戒師之事下則率淮浦省除土之事也不留不処謂不留滯不惰逸也三事三卿之事卽牧誓所謂司徒司馬司空也蓋司徒主徒眾司馬主戰陳司空主營壘於行軍爲急故彼文亦以御事目之若太宰宗伯司寇雖有事亦僅矣故不及也就緒謂其事皆成有業次而可啟行也故下章卽繼以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云云

尒疋歸異出同流肥毛氏我思肥泉下援此以注詩而郭氏卽援毛傳以注尒疋其實肥泉之如何歸異出同流処諸儒俱無塙指是詩之肥泉與尒疋之肥偶名同耳毛郭特據文轉引或非事實也今思得三処皆所歸異而出処

同流其是否卽經所指爲肥者則未敢肊斷也一淮水醴水（醴亦作澧）同出桐柏縣西之胎簪山（桐柏山西邊之支峯）同東流其分而東南者爲淮東北者爲醴淮自歸海醴則由東北而北而西入唐河以入漢入江而歸海一爲湘水灕水同出廣西興安縣南之海陽山同北流數十里至縣東南始分異分而北者爲湘分而西而南者爲灕湘北入洞庭以入江而歸海灕南至梧州府會潯江而東入廣東至廣州府南歸海一爲一泡江禮社江同出雲南雲南縣西北境梁王山同南流數十里至縣城西北始分異分而東者爲一泡分而南者爲禮社一泡由東而北以入金沙江會岷江而歸海禮社南入安南國以歸海若同源異流而於未入海

前復合者則不可勝紀又按校勘記引惠棟云水經注引作歸異出同曰肥偉按作曰於文似順其實非也出同流者謂出處同流數里若數十里耳若作歸異出同曰肥則與同出一山而山陰山陽本不同源者混矣流是經文著意字

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偉按此處鄭注本明而解家多亂之鄭謂庛耒下前曲接耜是庛仍是耒不及耜者耜非車人所爲也而賈疏云庛者耒之面程氏瑤

田考工創物小記家以庛爲耜則經云眔地欲直庛者豈耜可以直接耒乎解者謂較句者稍直卽謂之直然耜之接耒以橫承直而又句固不得言直也鄭解倨句磬折句謂中地之耒其庛與直磬折是謂耒末之曲與耒中之直成磬折之形程氏誤以耜之接耒當之夫耜之接耒必句於矩乃可用句於矩謂較矩尤句若磬折則倨句一矩有半矣謂一矩外又加半矩也向可用乎此極易知而諸圖皆誤殊不可解蓋庛乃耒末之一尺一寸曲向耜背反挑者諸圖耒近耜処皆直俱誤向耜背而鄭謂之前曲以經以耒向耜背一邊爲內故謂之前曲也諸誤皆從此生經云緣其外外謂向耜面一邊云以弦其內內謂耜背一邊必以耜面爲外背爲內者耒之上下皆曲背耜作反抱形當車人揉耒時何未加

弨故以穹一面爲外曲一面爲內勢當然也而方氏苞周官集注謂弦其內謂據庛面至句下直量之其意以曲二邊向耜面所謂向人身作抱勢也夫耒必反挑向耜背則耜之刺土乃便今俗謂仰耜覆斧謂耒之中穹向耜面上下皆反挑有似人之仰形若向耜面曲抱則其耜尙堪用乎鄭解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謂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而程氏圖其六尺連耜計之夫使耒弦中步欲便量地耳若連耜爲數能便於量乎賈疏謂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夫耒背耜反抱弦在耜後以耜向上置地則上句之首與庛末著地而中直穹起在上略似今步弓形故鄭云

為度宜若必脫耜以量不拙鈍已甚乎蓋貫意亦以內弦為向耜面一邊故必須脫耜乃可量方氏之誤正緣貫也其鄭云耜異材不在數中者謂耜材非耒人所為此所言乃無耜之耒故不在數中也經云以至於首者首謂耒上端盡处耳而諸圖皆於上端加橫木亦不便用云直庛句庛者直庛謂反挑勢少句庛謂反挑勢多易繫辭云揉木為耒蓋略似揉輮故以耒人兼之其上句及庛皆當作圜屈勢而程氏圖作矩折形則發土時必裂矣至歧頭不歧頭之說先鄭謂歧頭後鄭意謂古不歧頭今時亦有二種堅埆者不歧頭利墾荒及發石磧薄者歧頭利常用然不歧頭者耜口仍平但蹴狹無用何耳今諸圖皆作尖形於發土奚取又陳

氏詳道混耜於耨方氏亦謂以金剌土者曰耨耜前接於耨按耨今俗名刮子豈得接耜皆非是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鄭注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僨按重罰懲民亦須酌其力所能勝三倍已不能堪況二十五倍乎且同一懲惰又何輕重懸絕也竊謂里布謂如其同里每宅所出之布屋粟謂如同屋（夫三為屋）每田所出之粟葢歲有各方豐凶宅田有高下肥瘠故必以里與屋為之準今業戶責佃戶賠租必以上下田為則即其意也布謂布帛之布罰从其類故不毛者仍罰布猶不耕者仍罰粟也布言里而粟言屋者里以宅計屋以田計各

从其類也或多舉里或寡舉屋者屋取其切近里則村居
之統名故取之也
禮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
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孔疏
以四時寒暑水旱不見周禮大宗伯職文家謂此經所載
謂四時乖序寒暑愆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
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為祈禱
之禮偉按此與天地日月為類不應非關正禮大宗伯所
列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特約舉大綱言之其實皆在所統
如月令四時迎气掌於大史而大史為宗伯屬官迎寒暑
掌於籥章籥章亦宗伯屬官迎既有樂則必有祭可知若

水旱則宗伯本有雨師之祭則常雩之祀亦掌於宗伯甚明是此經所載皆當以常祀言卽間有災異祈禱之事亦合於正祭壇行禮然命名之義則當以正祭爲主況時之泰昭並不見有祈禱之義而雩宗宗字鄭破爲禜義亦未愜辨已見前是鄭讀爲禳祈者誤也陸釋文謂王肅作祖迎陳氏集說申之云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送之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爲證然偉按周禮有迎無送而月令四時迎气亦無送則寒暑固無送禮陳謂送之亦必有其禮自是肊說是王說亦非也王說雖別見孔叢子然不足據張子駮鄭注而謂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竊謂諸祭皆有定所不應寒暑獨異

且一祭而判近日近月說尤未愜按諸儒皆以相近爲祭名竊疑自秦壇至雩宗凡八不應七者皆有祭所名而寒暑獨無此與四方山川之祭非止一処不能有定名者自是不同相近當爲寒暑祭所名其義相孤虛王相之相近附近之近其所以取義於相近者則主於迎寒迎暑之正祭蓋寒盛冬水而迎則於仲秋仲秋金王而水相暑盛夏火而迎於仲春仲春木王而火相此時盛寒盛暑皆未屆而已有寖寖日近之勢故名之曰相近其云於坎壇者蓋其他祭所坎則竟坎壇則竟壇故不煩指明爲坎爲壇惟此則同一所而有一坎一壇鄭謂寒於坎暑於壇者不誤故異其文曰相近於坎壇猶言爲寒暑祭所於坎壇也

祭義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按殷尚質故取味美周尚文故取在前

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偉按此當指始制禮者言上句行字卽創制之謂蓋明不周到仁不普徧則創制時於淺賤取易遺漏若遵而行之則不待明者仁者能矣

周禮甸師祭祀共野果蓏之薦方氏周官集注場人凡祭祀共果蓏此則專薦宗廟與解家多从之偉按同言祭祀不應强爲分別按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而此文則云野果蓏之薦是場人所共乃得之樹藝者甸師所共乃得之采取者此其別也野果蓏謂楂棋蔆芡之屬不植於

場圃者甸人掌薪芻蒸故使兼采取爲便或謂甸師專主宗廟之薦新場入則兼荷籩豆之實或謂果蓏用多故使兩共且以荷不熟恐俱屬肊說

禮祭義至弟近乎霸鄭注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石梁王氏則直以爲非孔子之言項氏安世云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家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後儒多是鄭王而非項氏偉謂項說是也霸之不義爲月霸故从月䨣聲即今魄字說文引周書曰

哉生霸漢志引武成顧命魄字皆作霸於王霸義無所取其爲伯之叚借無疑故朱子注論語亦云霸與伯同長也弟上世之伯諸侯功德崇優天子乃命之至桓文則以譎詐力征而得之是劣在桓文非劣在伯故孔子貶桓文而未嘗斥伯猶惡幽厲不得并以斥王也論語憲問篇義與此合不得謂此非孔子言矣經解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亦爲孔子言焉氏斥之亦非是至孟子所以斥伯者以春秋以後習見桓文之以譎詐力征得伯家以伯爲譎詐力征之通號至戰國而尤甚故孟子不得不斥猶周易屢言利而孟子則痛絕之者皆迫於時勢使然也後人不達六書叚借之旨又不知孟子所以斥伯之意故此經家致紛紜然亦何竟并忘朱注邪

思慮錄卷一終